



南極星下繪華章——徐素彬藝術欣賞

君不見碧玉簪前青羅帶，春綠水秀伴醉仙。山似在水，水若沐山。光影攜碧玉之簪，橫穿峻壁瀑流。墨彩籌羅帶之冕，縈繞深澗悠雲。池清如鏡，樹影倒掛；攪動層層意念，清理點點鄉愁。天象地景相混，視野靈思交融。

君不見重崖逕障頂雪罩，青苔金輝鑲日邊。瞻重崖，驚逕嶂，雪罩出境，天外留形。金秋遍染山野，銀花火樹點睛。蒼苔落照，雲錦撩煙。飛瀑層巒無盡處，赤地黃花捧杜鵑。在與不在，實虛相輔；見與不見，飄然若仙。

莫是山岩皆翡翠，更像丹霞布九天。金沙暖照雲台裡，峨眉戲耍九老前。銀河飛落深壑下，秋韻漲滿天地間。崖直頂天地，溪虛雲中來。濃黛掛青碧，翠玉落殊台。吉雲翩翩搭橋拱，炊煙裊裊入九垓。岌岌懸崖，涓涓清流；巒霧逶迤，扁舟徘徊。太行俊俏峨眉柔，春華秋韻醉人懷。丹霞飄逸雲岫之外，長河潤入瓊樓之齋。

吳道子，黃公望，評後人，喜上眉。呼風騰雲穿越來，結締高徒以畫陪。石門雲棧蓬萊雪，蒼松秋月千嶺翠。華南村閨連岫靄，柳岸春風拂翠微。不是蓬萊海上雪，勝似封神榜中仙。懸松掛柏，霹靂千韌。閒潭魚龍潛躍，雲霄鵬雁高飛。鈺華送瀑驚擾山野，落日熔金輝映天庭。漁舟晚唱，石棧陋橋；鄉音傳幽似遠似近，蓑笠掩孤可探可親。

雲峰畫廊峽江佩，江南水鄉群鷺飛。畢棚溝上川西路，湘江流中初霞追。素彬山水傳天下，槐陰蟻夢嘆久違。群峰無邊雲水蜿蜒，百舸有數彈指入巔。綠洲隱郭，淺灘吊竹；舟屯魚港，市井坊間。槐蔭

白鵝家珍在日，老樹枯藤往事如煙。畫壇女史秉德藝雙馨。素彬山水傳地球兩邊。

結語：徐徐北來，孜孜素彬。傳承華夏，藝惠南瀛。他鄉異國秉誠而立，翰筆儒墨無倦無齡。意忧心恆，畫塾塾教桃李綻放；落地生根，書畫探索風格成型。長城內外，功夫紮實；南極星下，耕耘不停。披星戴月，玉宣潑彩；聞雞起舞，陳墨喚醒。名聲外溢按不住，功德充耳有人評。多元文化奇葩一朵，文藝融合在地美景！

（徐素彬澳洲背景簡介：澳大利亞畫院榮譽院長、院士。澳大利亞書畫家協會副主席。澳大利亞書畫家協會常務理事。澳大利亞美術家協會理事。澳大利亞炎黃畫院藝術顧問。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畫家。）



徐素彬國畫《雲峰畫廊》

行邁

主角 兼葭

如一條魚
側身
滑入
那麼多
層層疊疊的、如脊椎一樣彎曲的
S形
尾骨瞬間
癱瘓。純欲
沿着脊柱攀升
夜如一匹緞子
展開來。恥骨
伸出一片花瓣，又一片……
就這樣矗立於太初中心
天亮了。所有莖杆
彎下來，朝向它

魚說 佩英

因一尾魚而滑落水的——
她尾鰭斑斕，像一面忽然打開的桃花扇。
夏末秋初，菖菖微暈。
水不深不淺，
不清不濁，
不暖不涼。
原可以抽身上岸。
可你偏偏隨魚而去，隨波而行。
那是季節交替的一瞬。
從此，岸還是岸，
你卻不再只是岸上的看客。
你笑言那叫誤入藕花深處。
“千古恨否？”
“否。”
“感謝我吧先生，你這失足的一生。”
魚說。

八月 山林

我們這兒就開春了
八月，早春八月
鄰家沉悶的小院
龜背竹
突然有了動靜 其實
它一直就在那兒 只呆着
當小蒼蘭綻開序狀的筒花
撒出的那種香 倒出
一盅成都的三花
稀開蓋口
聞它個夠
蜜蜂尚未蘇醒
這空蕩蕩的宅子
從沒出現過的主人
滿院的暖意 還
縮着脖子 忍不住念叨
難為坎培拉的九月
開出人工湖畔的鬱金香
色彩中
滿眼勃發豔豔
惹來成群的阿媽
將一朵朵西澳的紙菊 別在
金色的鰓角
仿佛荷爾蒙 抹在了
芬芳的臉上
(2026.8.12)

安魂曲

——紀念釣魚落水罹難的我

到這一天，你的身體 連同你的呼喊 都浮在一片無名海上
這是命吧，你說過這一生 是向岸上借來的一具肉身 到最後，
就像仍要把水 還給水
你說過，洋流會來認領你 貼着你安靜的體溫 像母親的光，辨
認失散的孩子
成群的遊魚 會穿過你的沉默 仿佛穿過一堆陌生的海草
烈日把大海烤得虛脫 你在其中緩慢漂流 像一截無人矚目的漂浮物
偶爾有海鷗落下 誤把你 當成一座尚未學會沉沒的島嶼
秋天，潮汐在你身下呼吸 它用深海的語法與你交流
你活着時，始終聽不懂的語言 此刻變得親切
因為多了你，一片海 仿佛讓潮水長高了一公分
冬天，深淵暗流湧動 寒意從海底緩緩升起 有時成為霧，有時成為冰
幾片浮冰替你守夜 像替一個不肯醒來的人 守住殘存的夢
而你，就這樣靜靜躺着
一枚硬幣從衣袋滑脫 落向更深處的黑暗
那是來自你身體的最後一次 向人間致歉，你的虧欠 到此為止
沒有人能找到你 也不必有人知道 在這裡，你已
不再是“你”，你的世間 微不足道
不必被誰記得，風記得你 浪記得你
幾隻偶然掠過海面的飛鳥 替天空記得你
那些和你一起寫詩的，有的先你而去 有的，隨機而去
“記得” 這個詞 沒有存在的意義
人們說，不要在黃昏遠行
但從出生那天起 就開始漂泊天涯
月亮升起，把人間照亮 也把人間慢慢擦去
直到有一天。回到起點
所有人都成為世間的微塵 變成風，變成雨
居無定所。而你 不需要任何容器
就裝下了 整個大海

布文

觀“常懷敬畏之心”書法有感

常懷敬畏守天真，
落墨行雲氣象新。
筆走龍蛇追古意，
鋒含金石去凡塵。
縱橫自有規繩在，
俯仰長涵玉宇春。
瀟灑從來非恣肆，
胸襟坦蕩見精神。
(2026.8.8)

丘素

丘雲庵書法《常懷敬畏之心》



回望朱先生 張華潔

朱先生去世了，要紀念。
在理念上，朱先生生前頗以鄧公的真傳人自許。
鄧公1992年到了深圳，我剛好經過深圳。他從北邊來，我從北方到南方後，又去了西方。
後來，媒體把鄧公這一趟叫作“南巡”。而“南巡”的本意，是擴大開放，繼續深化改革。經濟特區的建設，遠因和近由，不是一句兩句能說清的。
有一個故事，可以提供一個角度：
幾年後我採訪陳香梅女士，她思維還很清楚。此前我常去華盛頓水門飯店一樓的超市購物，陳就住在那家飯店。
陳香梅請我去參加過老飛虎隊員在阿靈頓公墓的聚會。
她也證實了一件多年前外媒報導過的事——鄧公請她傳話給蔣經國先生，希望實現和平統一，條件隨蔣開。
蔣經國托陳香梅答話給鄧公：把沿海最不發達的三個省給他治理五年。五年後，若這三個省達不到國內最發達之列，蔣無條件把臺灣交給大陸；若達到，則三省由臺灣繼續治理。
鄧公聽完，沉思良久，沒有回答。
後來鄧公在高層小範圍提及此事。再後來，就有了經濟特區的規劃建設。而特區煉出的那套與世界打交道的筋骨，最終在朱先生手中，化作了叩開WTO大門的顛匙。
朱先生說過：“改革不進則退，中國必須入世。”如今回頭看，加入WTO，可能是中國近代史上代價最小、收益最大的“制度性進口”。我認為，中國加入WTO，首功當歸朱先生。
紀念朱先生。
(2026年8月)

不穿裙子的媽媽

胡仄佳

從國內帶來的老照片用紙袋裝厚厚幾包放在檔案櫃下層，好多年沒打開看過，那天突然找出來是想尋看有關貴州苗山的記憶照片，順手卻翻出媽媽幾張老照片來。有張媽媽學生時代的照片，照片僅9.5x12.5公分大小，畫面已經微微泛黃。攝影效果卻不錯，照片上的人面貌神態清晰，尤其是幾個女孩子。

照片上還有題字：
“省立榮昌農職校畜五班歡送唐道域先生臨別紀念而照，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照片上二十四位着制服戴帽的男學生前蹲一溜，中坐一排，被歡送的先生居中，看上去很年輕，身後再站一排男生，三名女生在照片右側。其中，十七歲的媽媽穿着洋氣的風衣很是顯眼。

照片題字讓我吃了一驚，我媽居然在四川省立榮昌農職校畜牧學校讀過書、還畢了業？在我記憶中她老人家一輩子除了喜歡貓外，對其它動物毫無興趣更沒常識認知。那兩年的畜牧專業真不知她是怎麼學的？要不是有照片為證，我根本

想像不出媽媽年輕時真與這個專業有所瓜葛，我猜她當時應是被學費生活費由政府撥發所吸引，才去念畜牧學校的吧。

照片上的媽媽就沒穿裙子。其實我還很小的時候就發現媽媽不愛穿裙，找不出一點她穿裙子的記憶。

另一照片題辭為：
“戲劇班第八實習小組全體同學合影，攝於1957年10月。”
算來該是她離開省歌舞團後轉業的學習照。曾在四川省歌舞團做獨唱演員的媽媽，正逢國家跟蘇聯好得如膠似漆的蜜月期間，蘇式布拉吉裙子在中國普遍流行，演員媽媽的老照片上也沒有她穿裙子的影子。再後因為聲帶小結不能繼續演唱，媽媽離開了省歌舞團後拍下的這張照片背景上露出牌匾一角，全稱應該是四川省文化藝術幹部學校。又過了幾年，媽媽調到了成都市群眾藝術館，開始了她做話劇輔導導師的生涯。媽媽一輩子轉來轉去都是在文藝圈子裡出入，奇怪的是，媽媽就是從不穿裙子。

我的疑問終於引起她注意。一天，她拉開褲腿，有點羞怯地讓我看她腿上大大小小數不清的疤痕。媽媽的皮膚白細，那些疤不細看是看不出來的，它們只微微凹下去一點點，有層淡淡的亮，像幹豆腐皮的顏色。可它們大如銅錢，小若豆粒，密密地佈滿媽媽的兩腿上。媽媽解釋了疤痕的由來：
“小時候在南充上寄讀學校，宿舍裡床都莫得，在泥地上就鋪些草放張席子當床用。地上潮氣重，衛生條件也差，很快我的腿上就長滿了毒瘡，醫不好也沒錢醫。放寒假回到家裡，痛得覺都睡不着，天天哭鬧，媽媽跟着陪我傷心。最後有天晚上實在太累了，昏昏沉沉終於忘了瘡痛睡着了，媽媽和妹妹才跟着睡着。可第二天早上醒來，發現房門大開，媽媽辛辛苦苦養的一頭過年豬被人偷了！臨睡前，媽媽還特地把豬吆進了我們睡覺的屋裡，又用塊大石板抵在門背後。這塊石板被賊推開門後，砸在地上斷成了兩截，聲音肯定大得很，可我們在那難得的沉睡裡啥子都沒聽見，可憐母女三人過了個慘年。”
媽媽說起這段事的表情很平淡，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一樣。我也沒繼續提問，裝作不感興趣地用一隻耳朵聽進去，但在心裡卻悄悄記住

了，原來那些疤痕是那樣留下，因此不愛穿裙子。
平時並不多話的媽媽很少提到她幼年和年輕時的經歷，而小時候的我也沒有聽父母講故事的意願，青春荷爾蒙作祟時暗暗反叛，尤其敏感父母是在借憶往昔趁機教育斥責我時的動機，會關閉耳朵從心底抵制。
不過聽到媽媽偶爾提到她的一點往事，也會留下記憶。
她講的故事其實很生動，道出了她性格有超好玩的一面：
“小時候我們兄弟姊妹三人都很怕父親，平時很難得見到他一次，父親偶爾回到南充家裡來，也是黑臉秋風的，嚇人得很，見到就更怕了。父親回家來喝酒吃花生米的時候，哪怕我們幾個眼巴巴在一旁看着，他也不會給我們一顆，頂多退點花生衣子讓我們吃，對我們嚴厲得很。有回實在饞得忍不住了，趁你的外婆炸好花生米放在桌子上回了廚房，父親又還沒坐上桌時，我抓起一把就塞進嘴裡。但沒想到油炸花生米那麼燙！不敢吞又捨不得吐出來，包在嘴裡打轉，嘴都燙爛了。好久燙傷都好不了，事後自然捱了父親一頓好打。不過燙壞的地方正好在臉頰，傷癒後微微凹進去的地方變成了臉上的酒渦，也算是因禍得福吧！”（未完）